

首拜書

萬曆壬辰冬白海陽令祝世祿為孫生生賦

觀我生觀梅也非易之所謂觀我生也生生子  
山居十九市遊十予令休時生生子携手軸  
索書為書舊作山居陰歸之已而過汪虞卿虞  
卿為作梅歲丙申過白門訪鄭侯升侯升因見  
虞卿所寫梅為書見梅舊作二首而生生子愴  
然有感於其尊人之夢蓋生生子尊人夢見萬  
樹梅蒼夢破而生生子生因改號曰見梅夫虞  
卿之畫偶然也侯升以虞卿之畫而書其宿構

見梅二詩又偶然也初不知生生子之生之兆  
如是而事之相符神之相召若為生生子命之  
者偶然之後又復偶然良不偶然是冬之杪雪  
大如掌生生子顧予坐閣巧予一題其端題曰  
觀我生易曰觀我生又曰生生之謂易予之所  
題觀我生觀梅也非易之觀我生也而亦未必  
非易之觀我生也

萬曆丙申嘉平月望日祝世祿呵筆書于金陵之  
梧竹居

周官建醫瘍歲杪考其成此典今廢閣醫術遂  
已盲我生百年骨沉綿故相嬰新安有孫君籍  
籍揚休聲用藥中紀律動如穰苴兵問君焉所  
學歷歷談平生十五好任俠擊劍技頗精處州  
逢異人謂此不足管懷中出一書禁方世所驚  
親口授秘密不肯道姓名當時長桑君毋迺重  
降英自茲暢真訣遊吳還適荆活人以萬數力  
與造化爭迺知廣福利不在居公卿平時多感  
慨見君生百情

右作書俱 東宿先生 鄭明選

荆南白岳任逍遙藥肆藏名不可招氣王侶常  
餐沉瀝丹成寧獨比瓊瑤種成蘭蕙盈階砌探  
得僊方出海潮倘遇偓佺借尔去好將松實進  
神堯

小詩送東宿先生

徐顯卿

海陽聞孫君蚤住天都山幽覓軒皇竈丹砂鍊  
九還初還今已就亦可回衰顏沈疴無勞針砭  
治起死渾如反掌易懸壺大半在西吳年來到

處稱神異市門日日盈高軒雕龍琢玉多贈言  
貧乏徃徃不責報好生之心若木造君乎君乎  
思邈知前身寧忘水府龍宮春有方三十授君  
非世有散入千金為我一言其真

東宿遊方之外已久余思其人而未見今山  
甫道其術之神異而索一歌贈走筆成此數  
韻它日相逢雪上此其左券耳

十嶽山人王仲房

幽人雅業企東垣列宿東方寄一椽桂子吹香

邀月上杏峯飛兩得春先已知思邈源流遠能  
繼長桑厚澤綿試看問醫人有意早隨初日到  
門前

文肇祉為東宿孫君賦

曾遇桑君飲上池名番千古得玄滋當年原脰  
能知政此日還丹可濟時碧眼自應登玉笈青  
英俄復駐松姿憐余瘦骨堪雲卧遲尔陽和發  
隱芝

右侶東宿先生

潘若鏡

守價知何意專門自不同書探鴻寶死法用淳  
于公適國人爭禮承家業轉工更聞喉舌譽新  
滿漢庭中

服食當無悞刀圭不易尋爾作三折手誰解六  
通心火舐燒丹竈人依種杏林因嗤劉子政強  
欲煉黃金

臧晉叔

贈族弟東宿高士

太白山中嘯白雲雲空霧閣終氤氳神龍獻得

方猶秘毒虎園將鼎尚焚鍾乳何時懸玉洞石  
函此日啟金文回生霜雪都靈異老稚環門為  
壽君

族兄昆西良璧

喜孫君東宿至金陵席上為長歌贈之

老夫晝寢鈴索鳴叩門者誰白馬生思君急欲  
見君亟遽起不待衣冠迎鄰家昨送石榴酒願  
問中厨復何有樹上露鷄不費錢市頭霜蟹初  
入手鍾山嘯屹撲入青潭水空虛蘆滿汀江城

寒色樹爛爛山閣雨意雲冥冥我且為君唵君  
當和我一曲綠綺琴君但為我飲我自卧君三  
尺珊瑚枕長安一月報五至萬事紛紜不得意  
北闕上書違素心南山看獵真高計今日何日  
逢好客大白可以洗胸臆仰天大笑淳于生何  
必遺簪墜珥傾一石

司諫吳興鄭明選侯升甫題

贈孫東宿先生一首

孫君董儂流杏株號一五神樓活少君橘井沛

時雨漫誇識秦良，願言澤西土。遐哉上昇日，從容咲玄補。

西吳潘玄心著

贈孫東宿先生一首

君子重道義，貧賤非驕人。折肱不折腰，宏道無所親。賢名聞諸侯，超然氣槩新。感子故意長，區區藥石因。南國從此去，東野仰參辰。

西吳潘玄藻題

贈孫君東宿一首

孫公奇術諸侯聞，不羨舍客長。君杏林漫紀，上昇績橘井。但澤東臯耘古聞，醫國從此見。世間視色徒紛紛，勸君莫滯旌陽鶴。萬民東望正如雲。

西吳潘玄授題

勝日茗溪望湖光，片片霞乘流。唯一葉浩蕩興，無涯費椽壺中術。董僊門外蒼條桑，樂風土況得養生家。

萬曆甲戌始夏余遊茗雲偶遇孫東宿醫國高手

走筆以贈

吳下杜大中

贈東宿孫先生國醫

紫髯碧眼新安客，十載仙都者丹液。一片輕帆掛太湖，旋將大藥回殘疾。人言君藥能駐顏，指顧便覺陽春還。何處公卿不倒屣，不妨笮獨干牢山。我聞醫和足醫國，滿目瘡痍廢耕織。天上絲綸有鉅公，調元未識馮誰力。由來用藥未病先肯隨，下乘扶顛連因君。翹首望廊廟，何人三策陳堯夫。

山陰射堂張道

贈孫君東宿

恒心一點起沉疴，到處恩意若何門。外願番三尺地，年來種杏較前多。

吳郡陳爾見題

此道古誰傳，粵泰乙小子君乘東維來。飮飲上池水，術名亞相良心醉。軒皇肯都門一懸壺，居人競搖指生生有此君。病病皆能起。

東海傳龍方，南天稱藥王。造化無遺秘，燮理祇

尋常徒心更置慮剗腹以滌腸授道安期生種  
束如瓜九賣香不收穀青緗滿琳琅  
華山野睡客長駕九龍遊道逢孫思邈含咲輸  
青眸著書十萬言色色振前修白日誰驚塵清  
蘆爾上流何時凌一葉僊仙望斗牛  
人緣君起色世屬我醒心長枝胡相偶吳若各  
有任所美太上者不與俗浮沉苑李媚春芬松  
桂鬱秋林雅意離言說臨風逝玉琴  
余遊海陽以任子紳得孫君東宿高品玩其

畫非徒諸無且者流進於易矣因索言為贈  
爰賦四章大都前賞識而未則心期有在耳

九龍山人陳履祥

杏林何處荅如綺滄海龍方世餘幾當今國手  
稱者誰先生岷向東南起紫髯飄颻神仙姿讀  
書萬卷窮玄旨窓間著論翼軒岐玉墮青囊金  
足擬竒骨昂歲自不羈振袂飄然山復水藉  
穀聞儒俠間到處賢豪爭倒屣迹時隱迹居城  
中請藥門前紛錯趾刀圭起死十八九儻非壺

公即薊子長篇短賦多贈言出示珠璣數百紙  
我病經年眼不開今日見君輒有喜吁嗟乎今  
日見君輒有喜乞君神術一洗眼中塵與澤白  
日青天復此始

四岳汪元英

采真尋市隱念爾此迹名日月壺中世烟霞物  
外情絃琴青磬響煮石白雲生更愛蘓門嘯時  
聞鸞鳳聲

海陽城中遇孫東宿道大因其高邁也賦此

以贈

陳昭祥少明

白嶽真人曾降神梅巷萬樹兆君身迹名女子  
偏知姓罷市壺中別有春自昔上池傳訣秘于  
今赤水得珠新恠來好事爭題詠點破生生夢  
裡因

生生子有觀我生手卷為祝無功鄭侯升題  
出生時奇兆余既系以觀梅雜詩復賦此為  
贈

陽羨澈如吳正志

東宿丈見過賦贈

一別寧云濶驩然道故知如何雙鬢色不作十年時玄圃先栽杏黃山獨采芝因君探秘訣更與白雲期

故鄣姚弘道

潘見所老先生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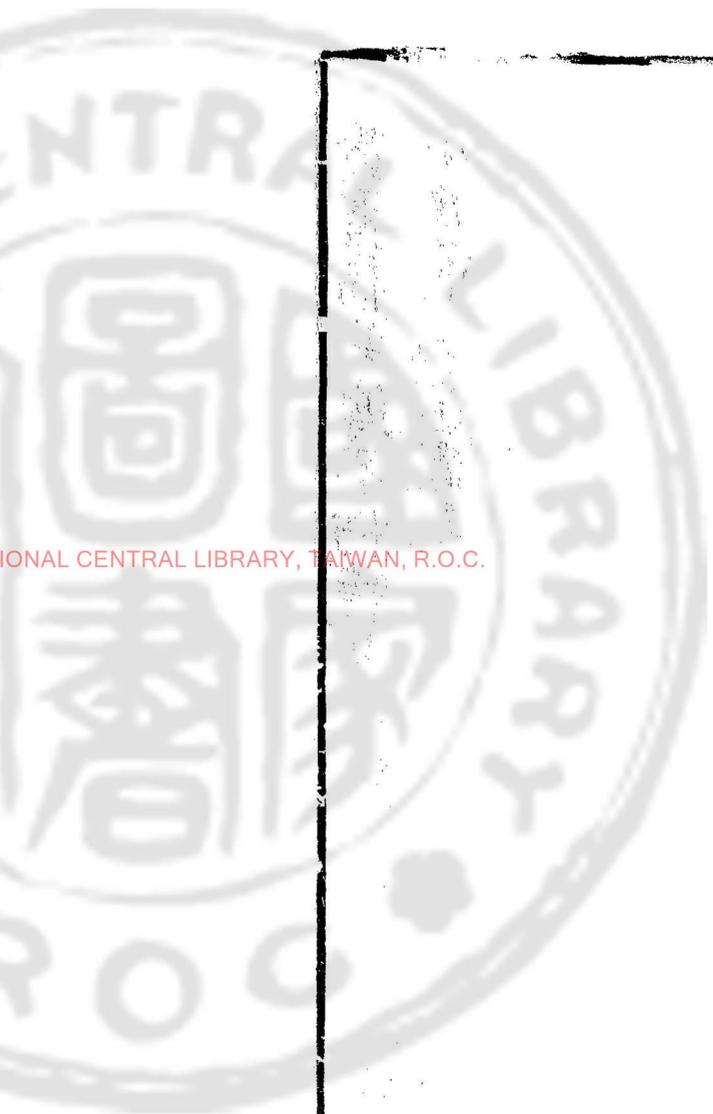
不肖垂殘餘息迺至有此時者是下再生之也且小兒又蒙乳劑小女舍親俱賴國手此生此德其何以報之佳刻已成恨未一徹其妙醫案不肖自當為足下廣傳以壽天下蒼生俾與岐

黃靈扁共傳不朽藉是以報足下百一定不悞小費也尚容圖之

赤水玄珠醫案首卷終

赤水玄珠叙醫旨緒餘序

醫之為道豈眇ナラヤ乎哉陶鑄天地和  
順陰陽宣節氣化措シ民物而置安全  
其効與粒食ニ蒸民者同功而其玄言  
秘旨可ニ等潔淨精微之蘊脱ニ若性非  
霄括養ニ非深邃蘊積ニ非以歲年ニ与夫  
受衷非慈祥長厚ニ則無能窺闡奧以



觀其妙調瘥癘回夭札而登<sub>中</sub>之康寧  
黃髮也世之業是術者非不紛然夥  
矣顛<sub>中</sub>昧<sub>中</sub>潔自用有稱名家六操方業  
為<sub>中</sub>套本解濟則委<sub>中</sub>天命不可為偶而  
獲<sub>中</sub>効輒揚<sub>中</sub>矜詡其能益自信執方之  
為<sub>中</sub>便以斯職業安望<sub>中</sub>其究素靈之真  
詮晰<sub>中</sub>和扁之渺緒哉醫道之小業醫

者自<sub>中</sub>小<sub>中</sub>之也余族叔父垣冲年以機  
穎<sub>中</sub>雋<sub>中</sub>奕<sub>中</sub>著<sub>中</sub>比<sub>中</sub>受<sub>中</sub>易<sub>中</sub>了<sub>中</sub>少<sub>中</sub>昭<sub>中</sub>澈<sub>中</sub>大<sub>中</sub>義  
繫<sub>中</sub>師<sub>中</sub>殊<sub>中</sub>異<sub>中</sub>之<sub>中</sub>舞<sub>中</sub>象<sub>中</sub>而後<sub>中</sub>訪<sub>中</sub>兄<sub>中</sub>之<sub>中</sub>括  
蒼<sub>中</sub>遇<sub>中</sub>異<sub>中</sub>人<sub>中</sub>以<sub>中</sub>禁<sub>中</sub>方<sub>中</sub>相<sub>中</sub>授<sub>中</sub>歸<sub>中</sub>則<sub>中</sub>會<sub>中</sub>乃  
翁<sub>中</sub>疾<sub>中</sub>即<sub>中</sub>由<sub>中</sub>儒<sub>中</sub>波<sub>中</sub>業<sub>中</sub>又<sub>中</sub>念<sub>中</sub>良<sub>中</sub>醫<sub>中</sub>以<sub>中</sub>意  
中<sub>中</sub>而<sub>中</sub>執<sub>中</sub>方<sub>中</sub>為<sub>中</sub>下<sub>中</sub>簡<sub>中</sub>籍<sub>中</sub>所<sub>中</sub>載<sub>中</sub>古<sub>中</sub>人<sub>中</sub>之<sub>中</sub>  
意<sub>中</sub>存<sub>中</sub>焉<sub>中</sub>乃<sub>中</sub>發<sub>中</sub>藏<sub>中</sub>書<sub>中</sub>讀<sub>中</sub>之<sub>中</sub>上<sub>中</sub>自<sub>中</sub>靈<sub>中</sub>樞

素難下及古今名家靡不繙閱又匪徒然蒐獵古人之言詮務因言詮取洽古人之神髓居而心惟出而廣詢近而丘里鄉國之士靡不諮遠而江淮河漢之險靡不蹈就專門以叩厥秘宗儒碩以研厥精積之三十年所獨智益澈而理寔益融于凡天

地間浮沉升降之機陰陽闔闢之運氣化推遷消息盈縮之數人身之寒熱虛實順逆表裏之異鏡鑿於中其治病也察天時稽氣運審受病之因酌君臣佐使之用故投劑輒効籍稱壽矣何論葆和尊人以及太耄而新都之鉅閥窮簷與三吳之顯貴隱約

靡飲其湯液而稱有喜也且也日以  
其已試者輯而錄之又采諸名家言  
與人辯難等語彙編成集名曰醫旨  
緒餘是集也三才之理明五行之義  
著相火之辯暢以達三焦之位論而  
確以至臟腑之分配症名之異同經  
絡之流貫呼吸之本原脉象之考診

法治法之定靡不備載又列前賢之  
長以標其善簡冊雖約而其遠宗之  
正近取之周考覈之精謙冲之度一  
集而四善具焉猶曰緒餘惡有能出  
其右而稱渺論哉昔皇甫有言人而  
不精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  
君父危困赤子顛連將何以濟余不

佞謂非精詣若是咸可濟之矣故掇  
拾其槩而為之序觀者慎毋謂余屬  
宗親而言近阿哉

族子燁元素頓首拜謨

醫旨緒餘序

素蘄為醫學之祖厥旨精深脫非  
高智曷能洞徹玄微而融奧眇  
輒近醫家率執方以為捷徑即間  
有譚內經者亦董董做口說以欺  
入一叩其義輒咽喉間作囁嚅狀

靡能暢朗至靈樞豈惟茫然且未  
嘗接睫也醫若此安望其見病知  
微哉海陽孫生東宿往以是術將  
余雪上聲聞籍甚無論患者偃立  
諸指伸家延生趾相錯也余雅見  
生察脉投劑迫異常品心故竒之

近視家大郵生持所著輯醫旨緒  
餘拒余徵序余讀之卒業見其鈎  
素靈之隱察受病之自辨症名之  
異同明經脈之逆順暢往哲已發  
所未盡擴前賢缺漏所未言益信  
往之竒中雪上者本心得而出之

故能隨俗為變而取効神也詎如庸衆之嘗試湯為我剗也猶然生之緒餘爾載觀生赤水玄珠二十卷其詣精學博斯可具見乎余故竒生乃因其請而序諸首生名一奎別號東宿歸安沈考功觀頤

為讓東宿說以家法受易又號生生子故西吳咸稱生生子云賜進士第文林郎知績溪縣事烏程吳維魁撰



醫旨緒餘後序

余昔為大易鼓大都以生之謂易  
此為一言救之者易者意也聖人  
立象以盡意生意也太極不生不  
化而儀象八卦常生常化故生之  
意足以盡易矣與乎人士求之造化



而初不體之五身論說雖精何裨世  
道哉夫人一身太極何處尋覓而陰  
陽五行生自在東方木屬肝主魂西  
方金屬肺主魄南方火屬心主神北  
方水屬腎主精乃中央土則屬脾主  
意夫土者五行之中氣也分于四

時而定位於長夏故有土居其中  
則溫其水而生木乾其木而生火凝  
其土於火而生金融其金於土而生  
水有土居其中則金護土而不剋木  
畏金而不剋土制水而不剋火順土而  
不剋金是故相生固生相剋亦生何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圖五十居中此太極生之本也吾  
人精神魂魄惟意生而心肝肺腎以  
脾生豈惟義周心易則然即炎軒  
醫旨亦所不能外者吾嘗以世鮮知易  
者正以不知生之意而醫家者局於  
術也則亦以不知生之易乎孫東宿

先生醫出于儒而稱生子則不問可  
知大意矣乃其所著書首舉太極圖  
而言不知易不足為太醫病脉方藥  
之元摠得所謂生之說東宿之於易  
也深乎夫易不可為典要隨時從道  
者耳而醫也急標緩本元則害而

承乃制者抑之何嘗之有哉東宿之  
書以隨之証用藥終焉其又得太極生  
之用矣夫一中為造化而四時為迭運此  
天地人同一太極生之易也吾將以是  
療人心而還人性東宿以是起人病而  
延人命所以繼述義軒而恢弘天地

大生之德者其在斯乎是書也奚  
帝緒餘已哉語緒餘則生之全體洋  
溢矣

皆

萬曆上章攝提格夷則之吉三一生  
昌陽友人陳履祥光庭父頓首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序三



三六九

赤水玄珠醫案三吳治驗一卷目錄

萬曆龍飛二年吳小峰小川目疾

萬曆甲戌沈中丞案二

張孝廉後渠大頭疫三

吳江孫行人痛風

鄭都諫公子痘

張文學子心病虛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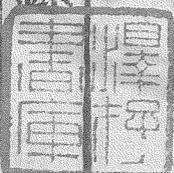
大宗伯董潯陽翁脾胃疾

董龍山夫人便血

馬厨瘡痢併發

吳肖峰令政腹痛

大光祿龐太夫人寒熱頭痛飽悶



光祿公痰火脇痛有發明

張思軒夫心痺有發明

馬迪庵公內傷腹脹大小便不利有發明

潘大司馬腸風十五 馬鳳林內子隱疾有發明

舜田臧公氣虛中滿十七

金谿令君臧老夫人火頭疫有發明

潘見所公半身不遂有發明

見所公白濁有發明 凌夫人孕二十

金元岩令眷產後痢二十二

目錄終

赤水玄珠醫案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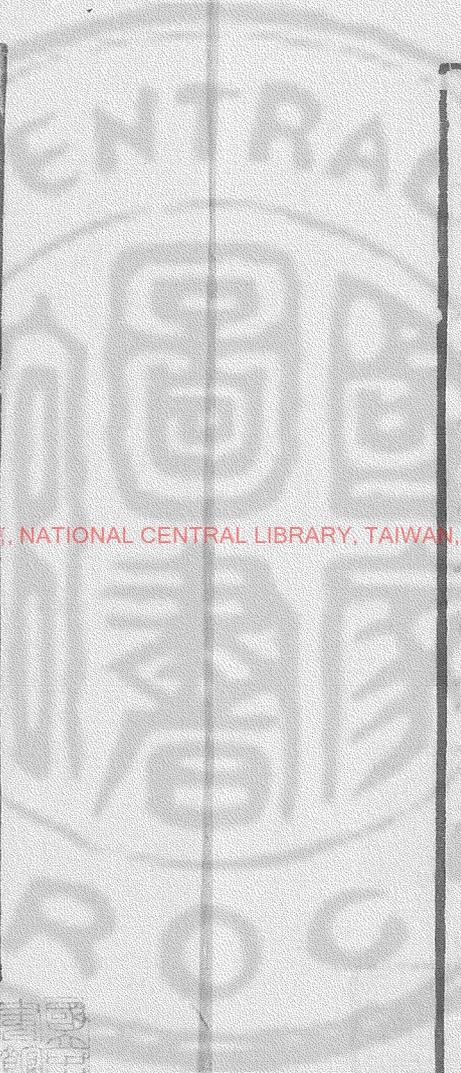
明新安生生子孫一奎文垣甫輯

門人余煌

子 泰來 全閱梓

三吳治驗

萬曆龍飛二年。小春月。予始遊茗之東雙林。於時族兄吉泉之友吳小峰。與其弟小川。俱病自專科者愈治愈重。其目始紅腫。次加太陽痛。繼則



白星翳叠出。予不以目科名。而識者稱予大方。因謀於吉泉曰。醫以通變為良。昔秦越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則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則為耳目痺醫。聞東宿君國手也。必能隨俗為變。願一言去。吾兄弟目疾。吉泉邀予。余曰。嘉靖間。論醫者必首西吳。如周仲仁氏。凌漢章氏。王賓湖氏者。皆擅一時名。其家世必有傳也。何需於予。吉泉曰。渠家慕弟久矣。且其尊人受博士。易為西吳名家。弟好易。辛一往。藉此為談易。

地母遜眇其脉。小峰之脉濡而緩大。兩目血纏直貫瞳人。薄暮則疼。小川之脉皆洪大。鼓指黑珠有浮翳。瘻隱澁難開。大小便皆不利。故於小峰用補。先以清肝散與之。夏枯草五錢。香附四錢。甘草一錢五分。細茶五分。以徹其痛。藥兩進而痛止。繼用人參白茯苓熟地黃枸杞子桂心牛膝破故紙白芍藜牡丹皮。服八日而愈。於小川用瀉。內用瀉肝湯。及當歸龍會丸。外用象牙冰片為末點之。七日全愈。其尊君我峰翁喜詣。

予曰。二目均病。年同齒染同時。諸醫同治而同不愈。先生一補一瀉。而二病均愈。何哉。余曰。此陰陽虛實之辨也。經云。實者瀉。虛者從。治令姪之症。惟厥陰肝火熾盛。肝嘗有餘。有餘者瀉之。正治也。即君下虛。又為怒所激。怒則火起於肝。肝為藏血之地。故血絲貫瞳人。而薄暮作痛。方用夏枯草香附為君。疏其肝氣。經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故用甘草為臣。茶能清頭目。用以為使。先為去此痛經。又云。水流濕。火就燥。故

復用甘溫補其下元之虛。俾火得歸原。此從治也。若用苦寒降火之劑。不惟血凝而痛加。抑且激其火。而使愈熾矣。我峰聞之。語入曰。孫君本陰陽而治寒熱。是用易為醫也。故補者補。效攻者攻。效。語曰。不知易者。不可以為太醫。孫君神於易。而於醫乎。何有願於吾茗懸一壺也。余哂之。謂昔韓伯休且不欲入人間。知其名。余又何壺之可懸哉。

萬曆甲戌。其年自仲秋徂冬。瘡子盛行。三月內。予

所治男婦嬰孩共七十二人。茗之望族沈最著。大中丞觀頤公當考功時。幼君瘖喘嗽不寧。聲啞發熱洩瀉斑紫不斂。予以小無比散愈之。夫人妊腹痛昏厥者五日。名醫如高陳二公者。沈姻姬無巨細悉任之。亦不能措手。予至診之。兩手脉皆洪大。法當下。衆魚以妊難之。予曰。經云。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妊已九月。將解。即胎動奚傷。若當下不下。不獨其痛難忍。而變且不測。考功是子言。而請藥。予即用小承氣湯加蘓梗砂

仁下之而安。考功偶冒風。頭痛倦怠。發寒熱如瘡。脉浮絃而數。予曰。此小柴胡湯症也。一劑而瘥。考功請告家居者二十年。篤好方書。予初之茗。茗人未知予。考功聞予。亟欲識之。謂予治病甚奇。又與予論傷寒痘疹胎產。皆中窾深。然之。語人曰。良相良醫等爾。如孫君所詣。即千金不足為其重。特撰醫說書於冊。以不朽。孫君云。張孝廉後渠。下年患大頭疫。頭大如斗。不見項。唇垂及乳。色如紫肝。昏憤不知人事。見者駭而走。

其年疫甚癘人畏傳染至廢吊慶張與考功公  
子同受春秋於會稽陶春源所陶邀予診之其  
脉皆浮絃而數初以柴胡一兩黃芩玄參各三  
錢薄荷連翹葛根各二錢甘草一錢服三劑寒  
熱退絃脉減但洪大予知其傳於陽明也改以  
貫衆一兩葛根天荅粉各三錢甘草一錢黑豆  
四十九粒一劑腫消其半再劑全消漿粒不入  
口者二十一日再與小柴胡湯兩劑服之始納  
乾糕如指者兩條次日進粥而漸平矣丁酉秋

關報捷三

吳江孫質庵老先生行人時患痛瘋兩手自肩顛  
及曲池以至手梢兩足自膝及跟尻腫痛更甚  
痛處熱飲食少請告南還而伏蓐者三年里有  
吳君九宜者沈考功西席也見予起後渠疾因  
語行人逆予診其脉皆絃細而數面青肌瘦木  
小腿肉皆削予與言此病得之稟氣弱下虛多  
內以傷其陰也在燕地又多寒經云氣主煦之  
血主濡之今陰血虛則筋失養故營不營於中

氣為寒束百骸拘攣故衛不衛於外營衛不行故肢節腫而痛痛而熱病名周痺是也治當養血舒筋疏濕潤燥使經絡通暢則腫消熱退而痛止矣痛止即以大補陰血之劑實其下元則肌肉復生稍愈之後願加珍重年餘始可出戶行人聞而喜曰果如公言是起白骨而肉之也吾即味藥病侶半去惟公命劑予先以五加皮蒼朮黃柏蒼耳子當歸紅朮以仁羌活防風秦朮紫荊皮服之二十劑而筋漸舒腫漸消痛減

大半更以生地龜板牛膝蒼朮黃柏晚蚕沙蒼耳子以仁海桐皮當歸秦朮三十劑而腫痛全減行人公益喜予曰病加於小愈公下元虛憊非歲月不能充實古謂難足而易敗者陰也須痛戒酒色自培本根斯飲藥有效而沉疴可除據公六脉輕清流利官必腰金顧葆真以竅之萬毋自輕來春氣和可非上也乃用僊茅為君枸杞子牛膝鹿角膠虎骨人參為臣熟地黃黃栢晚蚕沙茯苓蒼耳子為佐桂心秦朮澤瀉為

使蜜丸服百日。腿肉長完。精神復舊。又喜語。予曰。貧官何以稱報。譏次公濟人。澤物盛德。於沈考功冊後。以彰盛美云。後十年。行人官至江西副憲。四

鄭都諫春寰公長君。四歲患痘。稠密煩燥。醫者星羅。皆以為熱盛不退。形枯色紫。頂有焦勢。症逆必不可為。將辭去。予至。細觀之。見兩太陽圓淨。神氣蒼厚。謂當急為涼血解毒。用赤芍藥生地黃各三錢。紫草二錢。連翹黃芩貝母山查木通

各一錢。蟬退甘草各五分。藥成劑。而衆止之。曰。麻要清涼。痘要溫。故博愛心鑑。以保元湯為良。吾儕將劑而進之。乃公獨主寒涼。保元之謂何。予曰。用藥貴對症。保元湯良矣。必血活熱清而後可用。今血熱毒盛。而用溫劑。是火熾添油也。衆曰。若慮毒未解。吾若醇法甚佳。用桑葉雞冠血酒調服之。痘即立起。而慎氏王氏茅氏皆茗上專門名家。亦以為言。予曰。此法亦可用於清解之後。經曰。諸痛瘡瘍。皆屬心火。火未退而用

是以毒攻毒。其勢愈熾。予故欲先清解而後保元也。惟楚銅壁山人黃桂峰者。治痘高手也。獨語鄭公曰。孫公之劑。寔與症對。衆論皆膠固。不達變者。第恐清解之劑。用遲一日。爾試煎服之。以觀其後。鄭公命僕速煎。衆猶持議曰。如必服此劑。亦當揀去貝母。山查。鄭公聽其減去。至夜予始聞。隨語桂峰曰。減去二味。恐七八日後不能無它症。桂峰曰。何以故。予曰。此痘內傷外感俱未清楚。今帶熱而出。故其腹猶膨脹。去貝母。

恐搶喉。去山查。恐洩瀉。七八日痘毒出盡。腹內空虛。變從虛出。諸君素以痘專科。何不慮及此。其夜服藥後。即咯然而睡。天明痘色明潤。焦頂盡退。血亦漸活。惟嘔噦搶喉。衆又以昨日之劑太寒。所致。予曰。此火毒未盡徹也。宜進竹茹湯。而慎雲峰佛然曰。吾家世世業痘。年亦七十有五。曾未見治痘用竹茹者。春寰公令弟樂津公。檢痘疹全書。用竹茹者。以正慎語。塞悻然而去。藥進而噦止。至八日果洩瀉。發痒。予以保元湯。

加白朮以治瀉。大加何首烏以止痒。一帖而痒止。至十四日。天庭兩顴皆回漿。作靨。惟兩頤漿未回。洩瀉不止。予因偶出北門。半日歸。見其口開項軟。手足痘氣盡。癰腹又作脹。已成內攻。舉家啼泣。予亦茫然不違為計。嘆息出門。樂津公把而送之。少間揖別。而聞衣間痘臭。語樂津曰。公聞臭乎。曰。聞予曰。但有生意。亟還起之。予思兩頤乃腎經部位。獨不回漿者。腎元虛也。峻補腎元。庶可使活。先以紫河車一錢。用酒漿調服。

固其元氣。服後即睡。繼以人參一兩。黃芪克絲子各三錢。作大劑服之。一日夜服。人參一兩。金錢黃桂峰。是夜自松江還。時已四鼓。亟叩門而入。鄭語之變。且告之。服藥黃曰。竢吾看作何狀。見其結靨之下。復灌一線黃漿。贈痘盡起。桂峰曰。萬全矣。非孫公不能起此病。桂峰由此益昵。予出必聯舟歸。則同榻相印。正者三年。鄭公感予。而作序以贈。親書孫憲副公冊後。識不忘也。

張文學子心。二尹可泉公長君也。自知醫弱冠病。吳下名醫皆診之。僉曰：瘵治久不効。子心亦自分必死。督家人具秘器已沐浴衣襪衣而卧。正寢。斷粒絕藥者二日。可泉聞予治其高第張星岳之嬪。竒。因訪予曰：病心痺而尸寢。決旬者能起之。誰不嘖嘖稱公高手。吾子病且革。幸憐而診之。予至診其脉。左寸短弱。右關畧絃。餘皆洪大。其症咳嗽。下午熱從兩足心起。漸至頭面。夜半乃退。面色青。形羸氣促。多夢遺。交睫卧床褥。

奄奄一息耳。時則七月初旬也。診畢語可泉公曰：即君病可治。不宜豫凶器也。可泉公曰：諸醫僉謂火起九泉者。十不救一。大肉盡削者死。咳嗽加汗者死。脉不為汗衰者死。又當此鏢石流金之候。又恐肺金將絕。脉予亦自謂無生理。先生何言可治也。予曰：汗多者孤陽幾於飛越也。可泉公曰：飛越亦死候也。予曰：幾者將成未成之辭也。症雖危。其色其聲音其脉尚有生意。終不可以一凶而廢三善。兩顧不赤心火未焚也。

聲音不啞。肺金未痿也。耳輪不焦。腎水未涸也。相書云。面青者憂疑下決。左寸短者心神不足。關畧絃者謀為不遂。夫心者萬事萬化之主。內經曰。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又肝主謀為。胆主決斷。謀為不決。故色青。症與色與脉皆非瘵也。蓋即君志願高而不遂。其欲殆心病。非腎病也。經曰。色脉相得者生。予故謂即君之病可起也。病者聞言。明目語其父曰。吾今猶寐者。初寤矣。從來未有此論。沁吾心脾也。吾病由

星士許決科於癸酉。是年予落第。而同窓者中。故怏怏至此。先生得吾心於色脉神矣。此言可當藥石。謹拜命。予為定方。煎方名調肝益神湯。以人參酸棗仁龍骨為君。丹參石斛貝母麥冬。五味子為臣。山梔香附為佐。服二十帖而病起。丸方則大龜板熟地黃枸杞子人參麥冬五味。茯苓蜜丸服三月。而精神健。肌肉完。次年生女。可泉公。茗中名士。竒予治而延譽。聞於大宗伯董潯陽公。宗伯交驩。余者由可泉公始也。六

大宗伯董潯老。年六十七。有脾胃疾。翁以過啖瓜菓而胃脹痛。時當處暑也。延予治。診其脉寸關絃緊。觀其色。神藏氣固。翁門下蔣虹橋沈樂閒者。多藝人也。翁素親信。二公詰予曰。症脉何如。予曰。症脉雖胃腹脹痛。然易瘳也。二公曰。翁生平不能素食。食輟瀉。今不茹葷者半月。燕居好奕。好看書。好作詩文。即盛暑亦手一編。不言倦。日永亦不瞋。今不親筆硯者月餘。不櫛沐者七日。它一切無所事事。倦極矣。諸名家如沈竹

亭沈春宇金樗丘者。剗備嘗之。無益也。而公何言。易予曰。諸公不過用二陳平胃。加山查麦芽等消導劑耳。與症何涉。蓋翁傷於瓜果。而為寒濕滯勝。經云寒濕所勝。治以辛溫。然瓜果非射香肉桂不能消。此諸公所以不能愈翁疾也。予以高良姜香附各一两為君。肉桂五錢為臣。射香一錢為佐。每服二錢。酒調下之。藥入腹。胃次便寬。再而知餓。三服而巾櫛交接。賓客如未病者。翁語沈蔣曰。孫君所見所養。度越諸人。若是

三十一  
三十一  
往聞治張氏子氣絕兩日而能活之今於活吾  
病益信誠臨苗魏國之遺特書一軸以彰其高  
因以紀一時之良遇云七

大宗伯即君董龍山公夫人為憲副茅鹿門公女  
年三十五而病便血日二三下腹不疼諸醫診  
治者三年不效予診之左脉沉瀆右脉漏出關  
外診不應病予竊謂血既久下且當益其氣而  
升提之以探其症廼用補中益氣湯加阿膠地  
榆側柏葉服八劑血不下者半月彼自喜病愈

矣。偶因勞而血復下。因索前藥。予語龍山公曰。  
夫人之病必有瘀血積於經隧。前藥因右脉漏  
關難憑。故以升提兼補兼澀者。以探虛實耳。今  
得病情法當下而除其根也。龍山公曰。三年間  
便血雖一日二三下而丹汛之期不爽。每行且  
五日。如此尚有瘀血停蓄耶。予曰。此子因其日  
下月至而知其必有瘀血停蓄也。經云不塞不  
流。不行不止。今之瘀實由塞之行也。不可再澀。  
古人治痢必先下之。亦此意也。公曰。明日試卜

三十一卷  
乏。予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公隨以語夫人。夫人曰。孫先生非誤人者。識見往文。出尋常。宜惟命。蓋夫人讀書能文。聰明謀斷。不啻丈夫。故言下。便了悟。即用苑仁承氣湯。加丹參五靈脂。荷葉蒂。水煎。夜服之。五更下黑瘀血半桶。其日血竟不來。復令人索下藥。予曰。姑以理脾藥養之。病根已動。俟五日而再下。未晚也。至期復用下劑。又下黑瘀如前者。半繼以補中益氣湯。參苓白朮散。調理全愈。

大宗伯董潯老門下有馬厨者。七月初旬。病二十餘日。愈劇而勢甚獷。時宗伯對余奕正酣。而蔣虹橋沈樂閒報曰。馬厨危在旦夕。宗伯聳之。推枰嘆息曰。吾命。吾命。予叩其故。語曰。能厨者不下二十人。獨此厨適吾意。將恃之以怡晚節。今病不可起。柰何。予詰何病。翁顧蔣與沈曰。第詳道其狀。蔣沈述其症。大發寒熱。寒至不憚入灶。熱至不憚下井。痢魚紅白。日夜八十餘行。腹痛惡心。汗多。神氣倦甚。究其脉曰。脉不吉。下痢。

三  
長  
一  
卷  
脉洪大者死。細微者生。今洪大逆也。予曰。痢固  
忌洪大。寒熱亦非細微所宜。其中必有故。二公  
曰。幸一往決之。潯翁不可。謂何可以細人而勞  
長者。予曰。醫寄人生死。何論巨細。矧事翁之人  
猶不可坐視不救也。潯翁欣然。握余手偕行至  
宅後橋。余入門。同居數十家。皆執香拱立。以伺  
診。其脉察其症。果如蔣沈所言。其面色微紅。汗  
淋之下。予究病所由起。渠謂過客衆。厨間燥熱。  
食瓜菓菱藕過多。晚又過飲御內。而寢於樓簷。

之下。次日即寒。執腹痛。因而下痢。雖得其病情  
尚未融通。一治法因沉思之。不覺行至橋。而潯  
老猶立而俟予。見予無婉容。知病重。遂置不問。  
如前握余手而回。蔣沈謂予可治否。予曰。徵老  
先生。竊靈偶有一得。迺背水陣也。人參白朮石  
膏滑石各五錢。知母炮姜各三錢。大附子炙甘  
草各二錢。作一大劑煎之。蔣沈將問予。潯翁即  
命近侍煎於其側。不欲蔣沈問也。熟則付飲之。  
飲訖即睡。老先生曰。服後何狀。為佳。予曰。倘得

一睡則陰陽始和。和則汗可斂而寒熱嘔惡可止也。蔣沈曰：聞已睡矣，明日巳刻，二公鼓掌來言：夜來痢減半，汗吐全無，脈亦斂矣。再用人參石膏白朮白芍藥滑石各三錢，炮姜肉桂知母各二錢，炙甘草附子各一錢，服後瘧止，痢又減半。飲食漸進，神氣漸轉，改用白芍藥酒炒五錢，人參白朮滑石各二錢，甘草陳皮炮姜肉桂各一錢，三劑而痢全止。飲食加，漸就安矣。蔣沈問曰：公寒熱均投，此為何症，而劑何名也？予咲曰：

此滑公所謂混沌湯也。溥老又問，予對曰：經云夏傷於暑，秋必瘧痢。白虎湯益元散皆解暑之劑。瓜菓寒涼傷其中氣，酒後御色損其下元。附子理中湯正所以溫中補下者，內經又云：實者邪氣實也，故以白虎湯益元散應之。虛者正氣虛也，故以理中湯應之。若以寒熱均用為疑，而張仲景附子甘草瀉心湯既用，大黃黃連又用乾姜附子，此何說哉？蓋假對假真對真也。溥翁躍然喜曰：先生惟是，故能起垂斃之人而生之。

余詩冊中臨菑魏國之談非虛語矣九

吳江吳太僕長君肖峰令政太宗伯董潯老次女也患咳嗽體倦多汗腹痛呻吟不絕口者半月吳江之醫不効訪遠近名最著者如姑蘓盛氏後湖王氏后山震澤沈氏竹亭先後遍治之而痛愈加予適寓茗城龍山公邀予乘快舫無程而進至則診其脉左手三五不調右手沉絃面色青而息甚微腹中漉漉有聲予因問上年夏月曾病否肖峰曰曾頭痛體倦多汗動止無力

不能親事但不咳嗽不腹痛今五月初病如上年而市醫謂傷風所致用參蘓飲表之始咳嗽沈為其清嗽則加腹痛王與盛謂通則不痛以沉香滾痰丸下之則勢憊而不可支予方彈思謂此迺注夏病仲景謂春夏劇秋冬瘥者是也而龍山公詰問注夏何為咳嗽予曰原不咳嗽由參蘓飲而咳嗽也汗多又重發汗肺金受傷故燥而嗽何為腹痛予曰原不腹痛因治嗽而寒其中氣腹故痛也後事者又不究其因寒而

痛乃謂通則不痛。而用寒涼滾痰之劑，重傷其中氣，不思五月。六陽之氣皆散於外，汗而又汗，汗多則亡陽，夏至一陰將萌，腹中尚虛，虛而復下，下多則亡陰，陰陽俱亡，不憊何待？予欲酌一方以起之，恐從事者又將議其後，龍山促之，乃用酒炒白芍藥五錢，甘草黃芪各三錢，桂枝二錢，大棗二枚，水煎，臨服加粘糖一合。吳下諸公果群然又辨。龍山公曰：不必辨，病者望此以甦，其生速煎飲之，飲訖而睡，自己至申不醒，先事者

皆搔首命僕急携藥囊將去，且語龍山公曰：奪令妹之速者，孫君也。本草云：夏不用桂，伐天和也。諸痛不補助，邪氣也。故下飲而不醒，吾儕行矣。龍山公以其言語，余因詰病者之熟睡，予曰：所喜者，以其睡也。睡則陰氣生，陰生則汗可飲，痛可止也。假令藥不對症，安得有此？又詰所投之劑，何名？予曰：此仲景小建中湯也。出金櫃要畧，蓋建者立也。中者陽明所主，今腹痛如縛帶，脉急縮也。東垣治例，腹痛以芍藥為君，惡寒而

痛加桂。甘草緩帶脉之急。縮用以為臣。經曰：急者緩之。面青脉絃，肝氣盛也。肝屬木，木盛則脾土受制，而又誤下，因傷之極，故痛之猛也。經云：木得桂而枯。佐以黃芪，伐肝補脾，又能斂汗止瀉。此建中之所由名也。語未竟，內報病者醒而索粥。予曰：與之。穀氣進，則有本矣。粥後又睡，至天明腹全不痛，惟稍咳嗽。加五味子、麥門冬、魚鱉，治注夏而全瘳焉。龍山公述病之始末，劑之藥味，報大宗伯。宗伯公致書於予曰：足下以四味

之常藥，振不起之危疴，各震三吳，聲溢兩浙。昔宋景濂為朱丹溪立傳，吾固不敏。幸先生以所治節條付之，俾序以傳於後。俾工是術者有所藉手。予憮然語龍山公曰：何修而得老先生寵幸之深也？第令妹被剋伐太過，陰陽俱亡，今病雖愈而脉絃不退，猶可為慮。幸叮寧戒暴怒，節飲食，謝去人事，恬澹多補，庶可永年。不然，亥月陰極陽生，恐不能保無患也。慎之慎之。後至期，與肖峰齟齬，怒而絕藥，果以凶聞。若人多予之